

糜文開著
裴普賢

詩經
欣賞與研究

于右任
田

裴普賢 著
糜文開

詩經欣賞與研究

三民書局印行

內政部出版登記證版臺業字第〇六六號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著者

裴 廌

普 文

賢 開

出版者

三民書局有限公司

發行所

三民書局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七十七號

印刷所

三民書局有限公司

詩經欣賞與研究

定價新臺幣壹佰壹拾元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七月再版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七月三版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四版

照定價加百分之五十發售

自序

清朝詩經學家姚際恆說：「諸經中詩經之爲教獨大，而釋詩者較諸經爲獨難。」現在我們也不得不說：「大家對詩經欣賞的興趣很大，而寫詩經欣賞較其他詩歌欣賞爲獨難。」

是的，詩經的吸引力很大。無論誰一聽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或者「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的詩句，便會悠然神往，不期然而然地跟着哼起來。這一部二千五六百年前的詩歌總集，至今仍活在每一個自認是黃帝子孫的心裡。

可是寫詩經欣賞又何以獨難呢？

第一、詩經中難字難句不易解釋；第二、一篇詩的內容不易捉摸；第三、以前文人不把詩經當文學作品來欣賞，因此寫詩經欣賞，便無所依憑；第四、而現在寫詩經欣賞時又不得不關聯着兩千年來糾纏不清的詩序詩柄等有關詩教問題的種種。

例如關雎篇的「窈窕」兩字便是難字，在漢朝卽有兩種解釋：○毛傳：「窈窕，幽閒也。……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揚雄方言：「美心爲窈，美狀爲窕」。韓詩之「貞

專」近毛義，魯詩之「好貌」乃方言之混用。今人或據魯詩而解窈窕爲苗條。苗條僅外形之秀美，既失方言外貌內心皆美之意，恐亦失「碩人其頤」周代女子高大爲美之實情。這毛傳方言窈窕兩義，均爲漢時流行語。漢樂府曰：「蹊徑窈窕安從通？」此窈窕爲幽深義，可證毛傳之有所本。而毛傳之「幽閒貞專」，宋朱熹詩集傳易一字而爲「幽閒貞靜」。從此遂以「幽閒貞靜」爲淑女之德，而以「靜若處子」來描寫少女。證之詩言「靜女其姝」，周代對女子的觀感，實以靜爲美。所以我們也大膽將「窈窕淑女」句譯成：「俊姑娘文文靜靜」了。這是解釋一字一句斟酌之難。

其次再說一篇內容的不易捉摸。我們仍以關雎爲例。毛詩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是以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這後段說得很含糊，毛傳鄭箋也糾纏不清，至說是后妃不妬，求淑女爲夫嬪御，與之共事。因而姚際恆指出以淑女指妾媵與原詩有不可通者四。孔疏更實指君子爲文王，朱傳則又指淑女爲大姒，而曰：「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妣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魯詩則以爲刺康王晏起曰：「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作詩。」韓詩亦云：「關雎刺時也。」其他異說

不備舉，今人或以爲賀新婚之詩。這樣，或以爲美，或以爲刺；或以爲文王事，或以爲康王事；或以爲后妃作，或以爲大臣作，或以爲宮人作。異說紛紜，令人莫知所從。我們則玩吟原詩，細味詩意，採陳啓源「友樂二章預計初得時事也」主張來釋詩，以闡發孔子「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評論與詩教。這是內容捉摸之難。

從前學者，只把詩經作爲最高教訓的寶典來讀，不敢用文學欣賞的眼光來評論它，以致降低了它的地位。明人孫月峯作評經，就遭到舉世的譏嘲。因此我們寫詩經欣賞，便無所依憑，只可蒐集些零星的資料來應用。祇有清人姚際恆的詩經通論和方玉潤的詩經原始二書，還可參考一下。姚書逐篇圈評，自述曰：「爰是歎賞感激，不能自己，加以圈評」。方書追蹤姚氏，既加眉評，復添旁批，亦謂：「奇文共欣賞，書生結習，固有難免」。既缺參考書，撰寫自然格外費力。

我們撰寫詩經欣賞的初時，本擬單刀直入，撇開詩序詩柄等不管，只寫自己意見的。可是有許多讀者來信讚美，也有不少讀者，就其所知來信責難，要求羅列異說，加以討論。爲滿足讀者的要求，我們便不得不在有些篇章，歷叙各家主張異同，再加研判。於是每篇所寫字數增加，而作品欣賞的話，反不得不緊縮。這是關聯太多，顧此失彼之難。

然而這是研讀詩經應循的途徑，只要是應該這樣做，我們就無從畏難逃避。高本漢在他的詩經注釋的自序中就明白地說：

「第一、在每一篇詩裡，他必須儘可能的把難字難句解釋清楚。他要顧到各家的異文，古代各家的歧見。取捨之間，亦必要有語文學上的理由。」

「第二、以上述初步工作爲基礎，他還要從頭至尾把整篇的詩讀通，把字句啣接起來，看出整篇的意旨。假使先秦時代或漢代早期有某種傳說是關於詩的歷史背景的，他自然要查看，在詩的本文中是否能找出根據來支持那一說。」

例如豳風鴉鵂，尚書金縢篇說是：「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成）王，名之曰鴉鵂。」今人雖疑之，但我們以詩中「桑杜」一詞，乃東齊方言，則至少可判定此詩作於東方，故雜有東齊方言，與「周公居東二年」語合。所以雖不能因此確斷此詩爲周公所作，但亦可證明金縢之說，不是無根據的。又如豳風狼跋，詩序謂美周公，今讀其詩，乃解嘲之作，解嘲亦即所以美之也。而「赤舄几几」句，經我們考證，當時能合於此句身份的，也只有周公旦等一二人而已。故詩之爲美周公可信也。

大概高本漢所舉第一步工作，詩經學者中以馬瑞辰高本漢二氏成就最高；但均專致力於

難字難句的解釋，對於第二步工作都未兼顧。第二步工作，則清代學者中，以姚際恆方玉潤二氏用力最勤，惜其論證簡短而未能兼顧第一步工作。現在我們試採馬高之書，以證成姚方之說，往往有新成就。周頌噫嘻篇，卽其一例。姚氏溱洧篇斥三月上巳祓禊起於漢代而非鄭俗，其言甚簡。現在內子普賢試加覆按，以作研判，姚說果不誣，因撰「周漢祓禊演變考」一文以證成之。

周貽徽氏序姚著詩經通論曰：「讀書貴乎能疑；非能疑之貴，貴乎疑而能自析其疑，並能以釋人之疑。……吾人讀古人書，未嘗不窃有所疑；然重視古人，不敢排擊；非不敢也，不能也。偶獲創解，而不能貫串全書，綜竅衆說，自成一家言，則平日之窃有所疑者，與一無所疑者何異！若姚氏者，眞善疑者也。夫姚氏善疑古人，安知後人不又以所疑疑姚氏？然姚氏之疑自諸家啓之，析其疑而姚氏之心一快；人之讀是書者亦爲之一快。後人有善疑者，倘復自姚氏啓之，析其疑而後人之心一快，姚氏亦可以無憾也。」繼踵姚氏者爲方玉潤之詩經原始。文開夫婦亦窃有志於此。惟今始起步，恐終力有不逮耳。

我們原計劃的詩經欣賞，擬仿照余雪曼先生李後主詞欣賞體例，先寫總叙，對有關詩經基本知識作一介紹，然後再選粹今譯，分篇評介，欣賞作品。當時總叙已寫成，分篇欣賞還

只做了些準備工作，便因事中輟。恰好王平陵先生前年五月在臺北發起創辦創作月刊，要我列名為發起人之一。於是刊物辦出來，不得不寄稿去充數，因而就詩經欣賞的材料，由內子普賢主稿，寫成幾篇詩經雜碎送去補白。想不到執行編輯楚軍先生却把陸續寄去的四篇，在創刊號上一次登出，並要求以後每期寫幾篇連載。於是在十八個月之中，我們使用分篇欣賞的方式，平均每星期寫一篇，一連寫了詩經雜碎八十一篇。除在創作月刊連載二十一期，發表了七十四篇外，並在香港人生半月刊發表了三篇，菲律賓慈航季刊發表了兩篇，臺北婦女月刊和菲律賓劇與藝各發表了一篇。這八十一篇一律用五部式，是方玉潤詩經原始的仿倣。詩經原始的五部式是：①小序；②原詩（並加眉評與旁批）；③主文；④註釋；⑤標韻。現在我們略加改變為：①小序（兼採戈提斯 Dr. Robert Gordis 英譯雅歌題後詩前的開場白式）；②原詩；③今譯；④註釋；⑤主文。

這八十一篇的分篇欣賞，計選讀十五國風六十三篇，小雅十篇，大雅四篇，周頌兩篇，魯頌商頌各一篇。這八十一篇既缺總叙，我們便把有關欣賞詩經基本常識的話，分散在有關各篇的主文中。除分別插入了十五國風二雅三頌的介紹話外，約略言之，第一篇關雎順便談興，談詩教；第二第三篇螽斯碩鼠談比；第四篇卷耳談賦，又談文學作品的三要素和最高標準。

準的真善美，……這無法一一列舉，是應該補編索引的。我這裡要特別提出的，是第十二篇附錄了詩經六義簡表，第二九篇談到了詩經溯源，第三六篇介紹了詩經學歷史和重要學者與著作，第五三篇談到詩經與迴文詩，第七九篇談希臘印度中國的史詩和神話，第八〇篇將舊約雅歌、印度吠陀讚歌和詩經的國風周頌作了一個簡單的比較，以及第六五篇和七三篇專談兩位現代詩經學者李辰多和聞一多的詩經研究。

在撰寫詩經欣賞的十八個月中，雖則時常爲思考疑難的問題而致廢寢忘餐，中夜徬徨，但也時常觸發我們寫專題研究的衝動，只因海外缺少參考書籍，我們盡量商借和購置，只蒐羅到一百多種，不够應用，所以文開只正式寫了一篇「詩經的基本形式及其變化」在文壇月刊發表，普賢除爲詩經欣賞研判工作舉例寫了一篇短文「周漢祓禘演變考」在作品月刊發表外，也只正式寫了一篇「詩經兮字研究」送大陸雜誌刊登。這兩篇論文，用精密的統計作基礎，提出了我們新的發現，是我們比較滿意的工作。

今天我在此還要提出一點補充，我們若從四十八字三環式的詩經基本形式的角度，再作廣泛的觀察，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新的結論，就是綜合詩經用詞造句和章法的特性，有一顯著的趨向，詩經的形式，是趨向於聯綿式。所謂聯綿式是○詩經用詞，雙聲疊韻和疊字等聯綿

詞特別多。①詩經造句，愛用聯綿句。所謂聯綿句，就是疊句、對句、疊語句、句尾句以至排偶句等聯綿性的句子。②詩經章法愛用聯綿章。一般的連環式，是章的聯綿性之一種，而其他大雅常用的句尾式，相同的章餘之句是重尾式，東山等篇是重頭式，生民各章有誕字同帽式。而所謂轆轤韻亦即用韻之聯綿式。這都是聯綿性的形式。聯綿性的形式，遍佈於風雅頌三類各詩篇的章句之間，所以我說詩經趨向聯綿式。而這許多聯綿性的形式，可總稱之爲聯綿體。

前面我說過寫詩經欣賞特別困難，我們所以能有力繼續十八個月之久，寫成八十一篇之多，連同三篇論文，共得三十萬字，可說是由於新舊師友和海內外讀者不斷獎飾和鼓勵的結果。余雪曼先生是普賢讀國立女子師範學院時的老師，他寫的李後主詞欣賞，風行遐邇，人人愛讀，是青年崇拜的偶像。去年他從香港來菲舉行書畫展覽時，頗欣喜於他女弟子的能執教菲華師專，宏揚中國文化於南洋，並努力於寫作，將一般人難懂的我國古典文學，用深入淺出的方法介紹給海外僑胞。他讚美我們的工作，並祝賀我們的成功。駐菲大使段茂瀾博士每和普賢見面，必對她主稿的詩經雜碎稱揚一番，並說等他有閒暇時，他將用作參考材料作詩經的西班牙文譯介。又代爲寫信請于右老賜寄墨寶作爲我們出單行本的封面。馬尼拉大

中華日報總編輯施頴洲先生更捧我們的詩經欣賞是「文學欣賞書中最新型最成功的嘗試。」他們的獎掖，增加了我們無休無眠地埋頭苦幹的力量，我們應該在此表示我們衷心的感謝！

最使我們感動的是臺北一位失學青年王一民君，把我們連載的詩經雜碎，作為他自修的課本讀。他說，他只初中畢業，最初他只讀原詩今譯和前面的介紹（指小序）很有興趣，後來才補讀註釋和評論，終於每篇全部仔細閱讀，一定要讀到澈底瞭解才放手。他好幾次來信提出意見討論，讓我們自信我們這本書沒有白寫，而得到無上的安慰。註釋部分兼用注音符號，就是王君的建議。至於書名由詩經雜碎改用今名，周初年代的採用董作賓「年代世系表」，則是接受屈翼鵬、許瑟希兩位先生所賜的意見。還有臺北三民書局為提倡學術研究，提高青年學生文學欣賞的興趣起見，不惜工本，排印此書，並於排版之後，讓我們在校樣上再作一次最後的刪改，併此誌謝！

民國五十三年四月三十日糜文開於馬尼拉。

跋

蘇雪林

若說文化遺產，我們中國人所接受的詩經，可說是最富厚的一份了。你看中國語文裡，無數的詞彙，無數的成語，無數的典故，不是大半來自詩經麼？自西周至於春秋，典章制度，人情風俗，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旁及曆法，以逮草木蟲魚之細微，布帛麻縷之瑣屑，不是也可在詩經裡考查出來麼？所以詩經實是我國古代一部包羅萬象的文學寶藏，也是一份從無偽作品闢入，最純粹，最確實，最有價值的文化資料。

周禮太師教六詩，這話真實與否未可知，但古代教育青年，禮、易、春秋之外，詩居其一，國語，莊子可以爲證。春秋時代，詩又成爲外交寶典，各國使臣，雍容壇坫，揖讓樽俎，賦詩言志，成了一時風尚，左傳中此類記載，不一而足。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又說：「誦詩三百，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那時候作爲士大夫的條件，有「登高能賦」的一項，所謂「高」便是使節所登之壇，可見外交方面對詩重視的一斑。

孔子平生對詩的興趣極爲濃厚，他教訓兒子，與門弟子談論學問，必引詩爲喻。春秋時

代所謂智識階級，說話時也必常常引詩，降及孟子荀子引得更多。漢人以詩列於五經，又搞出許多正變美刺的花樣，以爲詩具有宣揚王化，裨益政教的大作用，遂有以三百篇當諫書之說。詩的尊嚴性，至是遂如日中天，崇高無上。而詩也完全墜落於迂詞腐見的深坑裡了。

到了宋代，對於漢儒的傳箋，又起了一番反動，不過他們不遵古訓，好憑主觀，其說又不免流於粗疏空洞。清朝是復古時代，對宋儒的解詩又起了反動，回到毛鄭的舊路，不過他們以所生時代較後，研究方法自然比漢儒更加精密，成績已遠遠超越前人。所可惜者，他們心裡始終橫梗着一個觀念：詩是經過孔聖人刪過的，是一部經書，總不免凜凜然以一種看待神聖的眼光來看待它，譬如他們從來不敢主張「關雎」僅僅是一首普通情詩，却硬說是文王之化，「卷耳」僅僅是一首婦女假想丈夫欲歸的詩，却硬說是后妃之德。這樣解詩，詩的意義如何可以顯現？

五四以後，思想解放，傳統權威盡皆墜地，我們否認孔子與詩的關係（例如刪詩），因而也否認了詩的尊嚴性和神聖性，只以文學的眼光來看待它，更運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它，將二千餘年以來蒙蔽於詩上面的迷煙濁霧，一掃而空，詩的真面目始逐漸呈露。近代某氏有詩經的厄運與幸運之說。我以爲詩以前所享的幸運都是假的，所罹的厄運却是真的，它真正

幸運的享受，或將開始於近代吧。

不過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近代學者利用宗教學、民俗學、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來研究詩經，所發議論固甚精闢，有時則鑽入牛角尖，不能自拔，與漢儒之失，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差。更有人逞其豐富的幻想，發爲專斷式的說法，甚至流爲荒謬可笑，亦在所不顧，這類人甚多，現亦不必一一舉例。看來詩經厄運的餘波，尙盪漾其未已，我說它幸運行將開始，未免言之過早吧。

將詩經的篇章翻譯爲口語，也是現代學者的嘗試，他們對詩經有選譯的，有全譯的，有完全用白話的，有用淺近之文言的。這類書我也閱讀過幾種，覺得可觀之作甚少。因爲譯者對詩經的訓詁既未用功，意義也不求深解，抱着兒戲的態度，率爾動筆，這樣，他們的工作自然難以令人滿意。

近讀糜文開、裴普賢賢伉儷合著的「詩經欣賞與研究」不由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認爲這是一部最好的詩經介紹。他們先搜羅了百多種關於詩經的著作，古今中外都有，仔細揣摩，融滙貫通之後，於注疏則選其最妥貼者，於釋義則擇其最愜心貴當者，去漢儒之腐，宋人之疏，近代學者之偏見異論，也在所不採。乃將詩經裡一些優美動人的篇章，譯爲語體。

他們翻譯的體裁，也並不一律，有時採取民間歌謠，有時用五七言長短句，有時用五四以來的流行白話詩體，那首詩該怎樣譯，便還它一種譯法，量體裁衣，按頭製帽，是以每首詩都翻譯得有如初搗黃庭，恰到好处，頰上添毫，栩栩若活；並且常有出人意外的神來之筆，讀之令人拍案叫絕不已！在柏舟一篇的譯作之後，作者曾說「譯詩是再創造的工作，如果譯得好，能將原詩的意境，原詩的優點，充分顯露出來，比讀原詩，更易令人欣賞。」這是作者的自讚，可是這自讚恰如其份，半點也不誇張。

這部書名爲「詩經欣賞與研究」也確是名符其實的。除每首詩都附有極精確的注解外，作者又把有關於詩的基本常識，分散在有關各篇的主文中，例如什麼是「詩教」什麼是「六義」以及詩經學的歷史和重要學者與其著作等等，本來是很枯燥重疊的議論，作者却以輕鬆活潑的筆調行之，讀了以後，全部詩經的知識，了然胸中，比讀幾百部有關詩經的著作，還要得益。

這是一部濃郁文學趣味與湛深學術研究，鎔鑄一鑪，產生出來的結晶品。我敢說它的價值，遠在姚際恆詩經通論、崔述讀風偶識、方玉潤詩經原始之上。這部書中學生固可閱讀，大學教授也可取爲參考，可算是近年學術界少有的寶貴收穫，窮乏的臺灣文苑得此誠足自豪！

五四年四月二日於獅城